



秋收之後

孙 珮 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

822
1240

秋收之后

孙 枫 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●1961年·合肥

秋 收 之 后

孙 颀 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)

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2号

安徽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3 字数：59,000

1961年8月第1版

1961年8月合肥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102·449

定 价： 0.26元

內 容 簡 介

这部中篇小说写的是合作化前夕农村里阶级斗争的故事。作品通过一个互助组转为农业合作社的过程，表现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合作社的强烈要求和决心，以及党领导农民群众向反动富农进行斗争的胜利。作品反映了农村青年一代的成长，同时还穿插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。

一九五四年的秋季。

太阳大偏西了。九月里的阳光，在西风的吹拂下，已经沒有那末大的热劲了，在野外干活的人们，只要稍一停歇，就感到有些凉丝丝的味儿。

夏明萃摘了一墒棉花到头，慢慢的伸直了腰，松了一下身子，回头看看还剩下的两墒，再看看正在摘着上边一墒的弟弟贵宝子，她皱皱眉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觉得身上有些凉，要穿夹袄，就轉身朝棉地那一头走去。刚一轉身，忽然迎面传来了一阵嘹亮的歌声，

小小棉花白又胖，
姐儿摘在手中央。
今朝把你摘在手，
明天送你进工厂。
工人大哥手艺巧，
把你变成花衣裳。

“好啊！”歌声刚一停，就有人大声叫起来；跟着一阵

哈哈的笑声，随风飘来。

夏明萃不由的站住了，顺着歌声朝前面望去，在隔着冲的对面崗头上，看到了一、二十个人在地里摘棉花。她不禁吃了一惊，刚才她还看见那块地里，棉花开的一片白呀！他们什么时候来？才好大个工夫，已经摘的只剩一小半了。看他们那唱着笑着的劲儿，哪象在摘棉花，简直是在做游戏呀！

贵宝子也站起来对那边望望，满脸显出嫉妒神色。他看了一会又弯下腰去，边咕囔着：“这末快活！晚上睡在床上叫你腰痛，看你可唱！”这个才十五岁的孩子，说起话来可有些大人模样，嘴利舌快的。

“怎搞腰痛？”夏明萃瞪了她兄弟一眼。

“哟，看你护的！我知道你向着他们。哼！你向着他们，人家不向着你还不是枉然！”贵宝子抬头冷冷地瞅了他姐姐一眼。

夏明萃没有再理他，走去拿起衣服来穿。她边穿衣边想，要是自家还在组里，这会子自己不也跟他们在一起吗？她想起自家还在组时，跟大伙在一起的光景——一阵来一阵去的，干活呀，开会呀，上夜校呀，玩呀，笑呀，……想着想着，脑袋里猛的映出了一个人影儿，马上心里就来了一阵热呼呼的味儿，眼睛忍不住又转向对面崗上，在人群里搜寻起来。

她第一个看到的是那个穿着水红府绸上衣的姑娘。“那不是表妹梁永芬吗？一定又是她在唱，一颦三笑，满心热情的姑娘，多么惹人欢喜的人呀。穿蓝条子褂子的，不就是李本兰吗？头上盘着大手巾的是谁？啊，是李本仓。他呢？怎

么没有来？”她在摘棉花的人群里搜来找去，猛地，在人群移动的时候，她看到了那个熟悉的高大的身影，“是他，张焕法！”她差一点嚷出来。他一弯腰，一转身，她都很熟。她眼光在他身上停了下来，心里突突直跳，脸上罩上了红晕，上牙咬着下嘴唇，忘记了摘棉花。她爱他呀！他呢？也爱她。在她爸那鬼把戏没有被发觉以前，他是常欢喜跟她在一起的，有讲有笑，一股热味扑人。可是，也就是他，那天竟是那末红胀着脸，说话就象放炮似的坚决要她家退组。他是那样不讲情面，指着她爸爸的鼻子，指责她爸爸如何混进互助组，如何五花八门地想点子剥削组员。

她站在那里越想越呆，夹袄已经穿好了，还站在那里没动；淡淡的眉毛下，那双明朗的眼睛忘记了眯动，微微有些翘着的鼻尖和那总是可怜地鼓着的小嘴巴，一些也没有动，风吹着她耳边的几根散发，轻轻的飘动着。

“怎么？你给桩钉住啦！”贵宝子大声说。这孩子从小仗着爸爸妈妈的偏爱，是好拿姐姐强的，跟姐姐说话总是这末使气的。

夏明萃这才醒了过来，叹了口气，又走去摘棉花。她不由的又想到她爸爸身上去。不知怎的，近来她有意无意的竟有些看她爸爸不顺眼；这倒不是因为爸爸偏爱贵宝子，这里面还有别的原因。更奇怪的是，她一想到她爸爸不对劲的时候，就同时想起了张焕法数落她爸爸的话。

“为什么连夜校都不给我上呢？……”她边摘棉花边想，两手几乎是不知不觉机械地动作着。棉花一朵朵从棉秆上摘

下来，又放进篮子里去。她的身子也跟着一步一步向前移动。可是，还没等她把这一垅摘完，对面岗上忽然又是一阵嘻笑声。

“走啊！”在一片笑声中，她听出了张焕法的声音。

她抬头一看，那边那块地已经摘完了。一、二十个人，挑的挑，拎的拎，摆着个长长的队伍，讲着笑着走下岗去。她调头看看太阳，太阳离地面只有丈把高了。再看看还剩下的一垅多地，心里直急的象猫抓，忍不住催贵宝子：

“快点啊！不早啦！”

“那末急干什么呀？你还在那里多站一会子就行啦！”

她没再作声，埋头摘着，嘴里又轻轻叹口气，心想要是跟大伙在一起，早该摘完啦！

一直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，夏明萃、贵宝子俩才从地里回家去。家里已经在吃晚饭了。夏明萃刚走进大门，还没来得及及向屋里打量，就听到有人大声叫她。

“明萃，我们没等你呀！”

一听那粗声粗气的嗓音，夏明萃就知道是她二姨父梁世高。他这人生的背阔腰粗，身高架子大的，那眼珠儿有些突出的一双大眼睛，总是满有神气地睁着；说话声音没个高低，直着个嗓子嚷，远听着活象跟人吵架。初跟他见面的人，要不以为他是个不很依理的蛮汉那才怪呢；可是，他实在是个十足的老好人，除了个好心肠之外，啥坏脾气也没有，就是跟人吵翻了，也只是红红脸瞪瞪眼，瓮声瓮气嚷上句把就算了。

“哦！二姨父。晚了嘛，你老先吃吧。”

“明萃，后天上我家去过节吧！”

“不啦，我們都沒叫表妹来我們家过节嘛！”

“看你这丫头！”梁世高責备地說，“我不說过了，她到你家，你到我家，不都是一样！”

夏明萃輕輕笑了笑，正想說話，她爸爸夏文德倒搶先說了，“二姨父早晨講了，这会子又講，他老这末誠意，你就別客气啦，你还不知道二姨父的脾气！”听慣了梁世高的腔音，猛听夏文德說話，就象擂着的大鼓突然停了，听見蚊子哼似的，你不对他仔細打量一下，定以为他在捏着嗓子說話呢，那末低声小語的，直象怕把耗子吓跑了似的。

“对——了！”梁世高用力拍下桌子，“你爸爸知道我，我就喜欢大大方方的人。”

“就这末着吧，你去吃晚飯。”夏文德对夏明萃把話說过，馬上又把話回到他們原先談的話題上去，“……你看怎样？照說呢，有言在先，我要一万五^①，你們还能不給我？……”

夏明萃見她爸爸已把話扯开了，便轉身跨进了二門，她爸爸下面的話，就沒听清了，但接着却听到梁世高那粗大的嗓音說：

“那我們还有什么講的，蒙你情看在亲戚份上，真是寬讓啦！……怎么？……沒有事，包管他滿意！哪来这样好事啊！”

貴宝子在前面忽然轉回身用手指在腮幫上羞了一下，做着鬼脸对夏明萃說：“丑呀！丑呀！好吃，到人家去吃好的。”

① 这是1955年人民币币制改革以前的金額，一万五即一元五。下同。

夏明萃沒理他，直往後屋里走去。一進堂屋門，見她媽媽正忙着在篩小麥，許多鷄在篩子底下搶着吃什麼。忙問：“怎麼啦？”

“生了蚰子啦，籬子上爬的一片黑！”

“怎麼不搞出去晒晒？”貴寶子忙問。

“晒？”她媽媽瞪了貴寶子一眼，“怕人家不知道？”

貴寶子從小就看着爸爸媽媽搞這些玩意，已經很懂事了，對媽媽眨了幾下眼，心裡就明白了。他蹲下去對地下看着，有趣地說：“乖乖，就象螞蟥出窩一樣！”

夏明萃放下了棉花籃子，轉身就走到廚房里去，盛了碗粥，又走到前屋里去挾菜，一出二門，又聽見她爸爸小聲小氣的在說。

“……圩里石八受了澇，販上石五呢？稻棵子長得倒不錯，偏偏穗子還沒硬漿就叫那場暴風搥倒了。老伙計，我總共有好多田呢？‘庄稼不收當年勞’，你幫我想想！不然我一萬五不要，愿要一斗稻？你知道，而今不容易買到糧食啊！”他說着直要把臉湊到對方臉上去，怪親切的樣子，臉上擺的那副神色，可真象苦水有腰深。

“是的！是的！”梁世高直是點頭，不好意思地歪着身子把頭朝旁邊讓。

夏明萃實在听厭了她爸爸那羅羅嗦嗦的假話，挾了一筷子菜，端着碗就走出門去。她一出大門，迎面看見有大簸箕那末大的鮮紅太陽，落在西邊的地平綫上。地面上浮着的烟霧，已經把它的下部遮得有些發黑了，上邊則是紅光萬道，照滿

了半个天。她边吃边望着那太阳一些一些地往地下落。忽然，眼前一闪，有个人影子从她面前刷过去。她马上收回眼光一看，立刻脸就红了起来，头不由的低下去望着碗里，但一面吃一面却把眼光从碗沿上望过去，一直望到那高大的身影已经走过去一段路，她才把碗放下来。不料，偏偏就在这时候，那个叫她又想看又怕看的脸膛儿，也正转过来探望，两对眼光碰上了，她慌忙地一转身，就走进家来。

夏文德可还在讲得劲：“……互助组怎么能干的好？张三李四，花猫狗屁，全攥在一块，你好我滑的，我就看不惯。就说张焕法吧，他讲人家可就象个能卵子，临到他自己还不是胳膊拐子朝里弯！吃亏的呢，还是你们这些老好！”

“我也是这样想呀，我们老辈子人，看的到底是一样。我家永芬呀，她总是说什么团结互让，大公无私。”

“大公无私？哼！老伙计，你大公无私，人家可把你当冤捉。你想一想，嫡亲兄弟都还争长较短嘛！”

夏明萃一听她爸爸骂张焕法，心里就有些硬撑撑的不舒服，偷偷瞪了老头子一眼，眼皮朝下一搭，嘴一翘，朝后屋里走去。等到她盛了第二碗粥走出来的时候，梁世高和夏文德已经吃完了。梁世高正拿着草帽子、大手巾要走。夏文德凑在他身边机密似的说：

“……刚才我俩讲的那些话，你可不要跟别人讲啊！我俩不是外人，我才跟你这末闲呱呱，连你家姑娘都不要跟她讲。你知道啊，而今有些人喜欢无风起浪，说出去我就不愁没帽子戴啦！”说着一阵干笑。

梁世高連忙說：“瞎扯！你把我當什么人？我活了大半生，可就不知道里搞外教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不然我倒不跟你說了。”夏文德連連點頭。接着又轉個口氣說：“以前我倆的工帳都結清啦，往后我倆還是老樣子——你不誤我，我不誤你。”

“好，我說話算話。”梁世高說着，又轉頭對夏明萃說：“明萃，就這末說定啦，可不要到時候不來哟！好，我吃过就走了。”

“好，我來，二姨父。難為你老忙了一天，吃累啦！”

“沒有什麼，你二姨父人老還落個骨頭硬，干活還不知道什麼叫吃累，哈哈！”

二

梁世高回到家里，一到門口，就看到女兒永芬靠在門框邊，鼓着嘴巴在使氣。他打量她一陣就問：

“怎麼啦？”

女兒沒答他的話，瞪了他一眼，身子一扭，把背對着他。

“看你這丫頭！什麼怏氣病又犯啦？”他呆呆地望着他這獨生女兒。

屋里，永芬媽可答話了：“毛病還不就出在你身上！”

“出在我身上？”他說着走進屋里，“那才怪！我今天一整天都沒着她的邊呀！”

“就說你不該給夏家去做活。你不在家，她就找上我，

吵了半天啦！”

“哦！”他頓了一下說，“孩子，別學这样子，总还要看在亲戚份上，他来找我嘛，怎好不去呢？再說，人家也照給工錢呀！”

“我不也是这末說嘛，她还信你的呀！”永芬媽插嘴說。

梁永芬說話了，“工錢，哼！还不是剝削散工。給你苦的吃，你偏說味道甜。組里正赶上秋耕犁板田，你反跑到富农家去卖散工，引得人家提意見！”

“誰提意見？”老头也有点火了，“我人又不是卖給了互助組，誰能限制我？”

“不限制你，总要有个紀律。一个鬧自由主义，两个鬧自由主义，都象你这样自由自在的，还象个什么互助組？”永芬說着使劲地把辮子朝背后一甩，气鼓鼓的朝后屋里走去。

梁世高睜眼望着女儿走进了后屋，可也沒拿这丫头怎么办，从小把她娇慣成这个脾气。他搖搖頭，就走去拎脚盆舀水洗脚。

忽然，門外有人大声叫：“永芬！永芬！”紧接着一个小伙子从門外几乎是跳了进来：“永芬，好消息！”

梁世高老夫妻俩給吓了一大跳，梁世高端了一面盆水都差点泼到地上，直到听了“好消息”三个字，才松了一口气。仔細一看，昏暗里認出是互助組副組长张煥法。梁世高噓了口气，責备地說：“我的小老子，你干嗎这末凶！”这才把水倒在脚盆里。永芬媽也松了口气問：“煥法，什么事呀？”这时梁永芬也从后屋里拎了灯走出来。

张焕法对老夫妻俩嘻嘻笑了一阵，然后对永芬说：“明理从县里写信回来啦，马上我们就要办合作社啦！哟，信在这里。”他把那捏在手里的信，用力地往桌上一放。这时门外许多人，象给张焕法一阵旋风卷来似的，都从门外拥进来，梁永芬还没来得及拿信看，早被李本仓的弟弟大强子抢在手里。可是他还没有展开，又被永芬猛的夺过去。这姑娘刚才那股子气，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笑着说：“你看不通它，让我来读！”她一个字还没有看上眼，旁边一个人一伸手说：“让我来读！”信又从她手里给夺走了。一、二十双眼睛，紧紧跟着这张纸跑来跑去。大家都兴奋地急着要听个明白。小家伙们，挤的更是凶。正在洗脚的梁世高，直急的连叫：“慢点，别挤！别把水踏翻了！”张焕法见大家夺起信来，连叫：“不要夺啦！我讲给你们听。他说，他们的训练班再有几天就要结束啦，他很快就要回来了，一回来马上就办社。他说，合作社有十大优越性。他说，他们还参观了三个合作社，这三个社办得可好啊！……”可是没等他说完，大强子把信夺到手里说：“听你讲的拖拖拉拉的不过瘾，到民校里找伍老师读给我们听去。”说着，一个箭步，跳出了大门，飞跑而去。张焕法也知道自己这会子慌里慌张的讲不成个囫圇话，笑着说：“对，找伍老师读给大家听吧！”说着也跑出了大门，别的人一轰也跟着跑出去。

梁永芬当然也急的留不住脚了，拿了课本子对妈妈顽皮地笑着说：“我也去啦！”头一扭，拔脚就跑，冷不防一脚把她爸爸的一只鞋踢到大门口去。梁世高连叫：“看你！看

你！”她这才停了脚，然后又跑去把鞋拾了回来，对爸调皮地一笑，轉身又飞跑出去。梁世高睜着一双大眼睛，瞪了女儿一下，可又忍不住好笑起来。

梁世高洗过了脚以后，把夹袄披在身上，就慢慢地趟着步子朝秦明安家走去。

外面，大月亮照的遍地雪亮。天上沒有一点儿云影子，星星少得可以数出来，清清爽爽的。原野上飘着一层薄雾，西方的天边还留着一些淡淡的霞光。小孩子們正跑着叫着在門前場上玩搶羊。

劳动了一天的梁世高，看着这情景儿，实在有說不出的輕松愉快。要是年輕人啦，一定要拉开嗓子唱起来。梁世高当然也想唱哪，不过到底是挂边五十的人了，沒有那副唱歌的嗓子，心里呀，憋着股快活劲儿直是沒处发泄。正好这时孩子們搶羊撞到他身边来，他順手抓住了一只小胳膊，嘻嘻地笑着說：“給我搶到一个啦！是个小花羊。嘻嘻！”孩子們知道这老头儿爱鬧着玩，就一窝蜂似的把他围起来，有的拉手，有的抱腿，有的扯衣服，搞成一团。老头儿一手提紧肩上的夹袄，咧着嘴直搞的沒法子脱身，末后还是假装生气，才算突了围。

秦明安家只有两間屋子，里間是臥室，外間是厨房也是客房。一进门，正面墙边放着一张方桌，靠左边墙边砌着鍋台，其他坛呀罐呀柜呀，零零乱乱的塞滿了一屋子；只有桌边灶前有些空地，三个人一进房，轉身可就要碰屁股。一看这乱乱杂杂的样子，你就知道这两口子手脚是不很勤快的。

两口子这时正在鬧气。秦嫂子皺着两眼，嘴巴直要噉上鼻尖子，使气地在鍋台上洗刷鍋碗，鍋碗給弄的噹噹直响。但手脚动的总是那末迟緩，叫人看着着急。秦明安身子朝鍋灶坐着，但脸却对門外望着，頸子伸得硬僵僵的在生气。

梁世高从孩子們那里突围出来，心里滿是高兴，一进门就亮开嗓子大声叫：“吃过了嗎？”

秦明安忙站起来招呼：“吃过了，表叔。坐坐！”他斜着身子讓着，脸上还是阴暗暗的。

“你老早就吃过了吧？”秦嫂子話里有音地說：“我家人忙得很啊！吃过中飯挑个粪箕出去，不知忙些什么东西，搞这一大晚才回来！”她把碗已經刷完了，气呼呼地从灶上把那盞玻璃瓶做的煤油灯拿到桌上來。

秦明安馬上頂上去：“你才会忙呢！半天轉不过橫身来，走路比蟹爬都慢些；一天到晚，吃三頓飯，摆弄个孩子。”

“我总还摆弄个孩子哈，你呢？落个会摆弄扑克牌。”

梁世高可摸不着头脑，大眼珠儿滾来滾去的对他夫妻俩脸上直轉，見他俩越吵越起劲，急忙搶着問：“怎搞的？怎搞的？怎么我往你們家剛一站，你們就吵嘴呀？是不是我不該来？”

“你老不晓得，她……”

“你老听我講……”

两口子都搶着要說。梁世高張着口对他望望，又对她望望，真不知答誰好，急的又是搖頭又是摆手說：“你們都不要講，我晓得！”他以为他們两口子又是为着懶惰的事在吵呢；“你俩別怪我不会講話，‘烏龜別笑鰲……’哎！我說錯

啦！”他总是这样，一急說話就发慌，錯話难免一溜就出来了。他紅着脸，皺了皺眉接着又說：“你們也該打点着种小菽啦！”他咽了口唾沫：“人嘛！长着嘴巴总是要吃的；赶明年五黄六月里，大秋不得熟，肚子不饒你啊！”

“是啊！”秦明安装着滿有理的样子說，“不然我这几天为啥整天挑着个粪箕呀！”

“哟！一天不知可捞来三小角子屎，好意思講！”秦嫂子冷冷地說。

“姑娘，不能这末講，捞粪的人多得很，难捞啊！”

“表叔，你老真是好人，怎么就信他扯。你知道他在外面搞些什么：扑克牌一天不摸一百二十遍就罵我！”这时孩子在里屋里哭起来，她不得不走进房里去。

梁世高不相信地打量了一下秦明安的脸色。秦明安有些不好意思，装着无可奈何的样子說：“她就是这样跟你賴講，你有她什么办法呢？打肿脸硬要充胖子，家里吃粮都不够，她反要图漂亮，刚才跟我吵了半天，要做件藍士林布褂子过节呢！”这下子他可真的有理了，接着又轉头向里屋里說：

“还没餓怕你，那青黄不接时，要不是組里照顧我們，要不是蒙表叔情替我們向夏家借了五万块钱，都要象楊三老头子那样子，不餓死你你是鉄！”

“这末会过日子嘛，怎么还没的吃呀！”秦嫂子在里屋里嘲諷地說。

“算啦，算啦，都不要吵啦！尽这末吵有什么意思？”

梁世高忽然想起自己来的目的，就轉了个口气說：“明安你